樞垣記略

樞垣記略卷之二十七

雜記一

國朝武功赫濯軍令嚴明四征不庭無不恪承
謨略初置議政大臣以叅承軍事籌畫自雍正初年以來
復設辦理軍機事務處凡嘗
命將出師征勦情形皆令以郵函直達
聖神燭照洞悉機宜軍機大臣承
旨書宣帥臣等仰憑
授算所至悉奏膚公兵部之職不過稽覈額籍考察員弁

而已 欽定歷代職官表

欽定歷代職官表分目悉準　今制凡長貳僚屬具列焉明綱紀也其兼官無正員而所掌綦重如軍機處之類亦別有專表崇職守也 四庫全書提要

謹按今　武英殿本歷代職官表無軍機處一門謹附識於此以俟再考

軍機處本內閣之分局　國初承前明舊制機務出納悉關內閣其軍事付議政王大臣議奏康熙中

諭旨或命南書房翰林撰擬是時南書房最爲親切地如

唐翰林學士掌內制雍正年間用兵西北以內閣在太和
門外儤直者多慮漏洩事機始設軍需房於　隆宗門內
選內閣中書之謹密者入直繕寫後名軍機處地近　宮
庭便於
宣召爲軍機大臣者皆親臣重臣於是承
旨出政皆在於此矣直廬初僅板屋數間乾隆初年始改
建瓦屋然擬
旨猶軍機大臣之事先是雍正年間皆張文和公爲之後
文和公以汪文端公長於文學特薦入以代其勞金川用

兵時皆文端筆也國書則有舒文襄公大司馬班公蒙古文則有理藩院納公皆任屬草之役迨傅文忠公領揆席滿司員欲藉為見才營進地文忠始稍假之其始不過短幅片紙後則無一非司員所撰矣文端見滿司員如此而漢文猶必自己出嫌于攬持乃亦聽司員代擬相沿日久遂為軍機司員之專職雖

上亦知司員所為其司員亦不必皆由內閣凡部院之能事者皆得入而員數且數倍于昔此軍機前後不同之故事也 簷曝雜記

軍機處有　廷寄凡機事慮漏泄不便發抄者則軍機大臣面承後撰擬進呈發出即封入紙函用辦理軍機處銀印鈐之交兵部加封發驛馳遞其遲速皆由軍機司員判明於函外曰馬上飛遞者不過日行三百里有緊急則另判日行里數或四五百里或六百里並有六百里加緊者即此一事已爲前代所未有機事必須發而後由部行文則已傳播人口且驛遞遲緩探事者可僱捷足先驛遞而到自有　廷寄之例始密且速矣此例自雍正年間始其格式乃張文和所奏定也軍機印存　大內需用則請出

用畢即繳進自用兵以來軍報旁午日或數起難於屢請屢繳故每請印出則鈐就封函數百以便隨時取用而封函無專員收掌不免狼籍遺失宜專派一員登記月日數目庶更爲慎重也同上

軍機撰擬

諭旨向例撰定後於次日進呈自西陲用兵軍報至輒遞入所述者亦隨撰隨進或遇

巡幸在途馬上

降旨傅文忠面奉後使軍機司員歇馬撰繕馳至頓宿之

行營進奏原不爲遲也然此營至彼營七八十里必半日方到而兩營之間尚有一尖營以備
聖駕中途稍憩者　國語謂之烏墩司員欲誇捷遂倉猝繕就急飛馳至烏墩進奏名曰趕烏墩斯固敏速集事然限於晷刻究不能曲盡事理每煩
御筆改定云同上
上每晨起必以卯刻長夏時天已向明至冬月纔五更也時同直軍機者十餘人每夕留一人宿直舍又恐詰朝猝事非一人所能了則每日輪一人早入相助謂之早班率

以五更入平時不知
聖躬起居自十二月二十四日以後
上自寢宮出每過一門必鳴爆竹一聲余輩在直舍遙聞
爆竹聲自遠漸近則知
聖駕已至　乾清宮計是時尚須然燭寸許始天明也余
輩十餘人閱五六日輪一早班已覺勞苦孰知
上日日如此然此猶尋常無事時耳當西陲用兵有軍報
至雖夜半亦必
親覽趣召軍機大臣

指示機宜動千百言余時擬撰自起草至作楷進呈或需
一二時
上猶披衣待也（同上）

上每日膳後閱中外奏摺畢以次召見諸大臣最後見軍
機大臣訖吏兵等部各以其員引
見見畢日加巳皆燕閒時矣或作詩或作畫而詩爲常課
日必數首皆用硃筆作草令內監持出付軍機大臣之有
文學者用摺紙楷書之謂之詩片遇有引用故事而
御筆令注之者則諸大臣歸遍繙書籍或數日始得有終

不得者

上亦弗怪也余扈從木蘭時讀

御製雨獮詩有著製二字一時不知所出後始悟出於左

傳齊陳成子帥師救鄭篇衣製杖戈注製雨衣也又用兵

時寄信有奉

諭旨硃筆增出埋根首進四字亦不解所謂後閱後漢書

馬融傳始得之謂決計進兵也

聖學淵博如此豈文學諸臣所能仰副萬一哉余直軍機

時見詩片乃汪文端劉文正所書其後劉文定繼之由詩

片抄入詩本則內監之職迨于文襄供奉則並詩本亦手自抄寫矣同上

軍機大臣同進見自傳文忠公始上初年惟訥親一人承旨訥公能强記而不甚通文義每傳一旨令汪文端代擬訥公惟恐不得當輒令再撰有屢易而仍用初稿者一稿甫定又傳一旨改易亦如之文端頗苦之然不敢較也時傅文忠在旁竊不平迨平定金川歸首撰席則自陳不能多識恐有遺

忘乞令軍機大臣同進見於是遂爲例諸臣旣感和衷之雅而文忠實有稍釋獨記之勞然

上眷倚有加每日晚膳後閱內閣本章畢有所商榷又獨召文忠進見時謂之晚面云 同上

謹按道光二年夏松湘浦太宰緣事出直文秋潭大司空出差黃左田大司農病假曹儷笙相國遂獨對者両月亦異數也

乾隆六年冬劉統勳以左都御史奏言尚書公訥親一人之身兼理數處出入禁闥嚮用方隆屬官旣奔走恐後同

僚亦避其鋒鋩部中議覆事件或展轉駁詰或過目不留出一言而勢在必行定一稿而限逾積月任事過銳處事過嚴殆非懷謙集益推賢讓能之道宜加
訓示俾知省改其所管事務量行酌減免曠廢之虞收贊襄之益又言大學士張廷玉子姓宗族及其姻黨姚氏占仕籍者至數十人此盈滿之候而傾覆之機所伏宜量加裁抑三年內停其遷轉以保全而成就之
旨下部查議並
訓飭訥親如所請 淵海集

往時軍機大臣罕有與督撫外吏相接者前輩嘗言張文
和公在雍正年間最承
寵眷然門無竿牘餽禮有過百金者輒卻之訥親當
今上初年亦最蒙
眷遇然其人雖苛刻而門庭峻絕無有能干以私者余入
軍機已不及見二公時傅文忠爲首揆頗和易近情矣然
外吏莫能登其門督撫皆平交不恃爲奧援也余在汪文
端第凡書牘多爲作答見湖撫陳文恭伴函不過獾錦二
端閩撫潘敏惠爲公同年餽節亦不過葛紗而已至軍機

司員更無有過而問者閩督楊某被劾入京人各送幣毳數事值三十餘金顧北墅雲入直詫爲異事謂生平未嘗見此重餽也王漱田日杏所識外吏稍多扈從南巡途次間有贈遺歸裝剩百餘金過端午節充然有餘輒沾沾誇於同列是時風氣如此 簷曝雜記

軍機章京非特不當與外吏接即在京部院官亦少往還余初入見前輩馬少京兆燝正襟危坐有部院官立階前輒拒之曰此機密地非公等所宜至也同直中有與部院官交語者更面斥不少假被斥者不敢置一詞云 同上

鄂文端公自西路經略歸仍直軍機處

上命戸部尚書海望爲治第凡什器必具已報齊矣

命舁堂上几視之以爲窳敗

召海望切責海望叩首請易乃止聞府中無園圃又

命以藩邸小紅橋園賜公爲別業而中分其半爲軍機房

小倉山房文集

癸丑殿試後三日

憲皇帝御懋勤殿閱卷將原擬第三卷改第一卷第五卷改第三卷及啟彌封則第一卷係會元陳倓第三卷則張

若靄也
上大喜時廷玉在直廬辦事
遣內侍諭曰爾子張若靄取中探花矣特告大學士知之
廷玉驚懼失措免冠叩首懇辭數四內侍轉奏未蒙
俞允復奏請而見啟事仍免冠叩首繼以泣下
上憐其愚忱乃命改爲二甲第一名嗣引
見新進士若靄得照榜眼探花例一體授翰林院編修次
日又奉
旨在軍機房行走隨伊父教導若靄辦明而入及暮而歸

抄錄
諭旨收貯檔案頗稱勤慎其非交辦之事廷玉固不言若
靄亦不敢問也甲寅秋軍機大臣入見各
賜洋漆匣端硯一方又
特賜若靄一研又
顧諸大臣曰張若靄品量好朕甚嘉之是冬
御書福字以次而賜廷臣最後至若靄
上大笑曰今日乃寫福字第一日也汝父得第一幅汝得
最後一幅無意中有此恰好事豈非吉祥之徵乎

聖心之屬望如此（澄懷園集）

畢誼字元復婁縣人寄籍天津康熙五十七年進士由咸安宮教習授內閣中書乾隆元年設總理事務處滿漢四人入直誼與焉數議 國家大典禮及大政事淹雅精確政府毘倚之在臺垣前後章奏二十餘上皆洞中機要鄂文端爾泰嘗論當世人才畢某奏議今之陸敬輿也在軍機多年謹慎練達號稱職金川之役傅忠勇恒欽奏授叅贊以年老辭出爲鳳陽道頗著聲績以事鐫級事白以主事銜充平定金川方略館纂修（松江府志）

福州林青圃先生名枝春以中書選直軍機處素工書法敏捷無訛文詞尤風發泉湧時值世廟升遐軍機房諸事塡委先生目𥈭手胝肆應曲當遇一切大典禮有不可須臾緩者閣臣必以相屬曰非某某未易猝辦一時有能手神手之譽踰年遂登鼎甲爲名翰林 釣遊
叢話

胡寶瑔初名金蘭字泰舒始自歙縣遷於婁縣生有神兆資禀異人雍正元年舉於鄉乾隆二年試授內閣中書大學士鄂爾泰選直軍機處六年秋大學士查郎阿兵部侍

郎阿里衮奏
命相度奉天三省地形請以同行時適隨
駕校獵卽由木蘭徧歷諸部至　盛京過吉林渡松花江
轉至黑龍江再轉至甯古塔又遍閱諸邊及春而還共二
萬二千餘里橫穿側出於冰霜風雪中覽其形勝辨其土
宜自以爲極域外之大觀也會舉御史查郎阿疏名以上
時已遷內閣侍讀旋授福建道御史歷遷順天府丞十三
年　王師勦金川大學士傅恒爲經略以寶瑔從行日馳
三百餘里剋期告捷寶瑔贊畫功居多　春融堂集

方恪敏公祖若父皆以文字之累謫黑龍江公時尚少歲往來塞外以營菽水之奉奔走南北徒步或數百里數年祖考皆沒公益困然於其間厲志勤學問徧知天下利病人情風俗所當設施遂成爲巨才矣雍正十年平郡王福彭征準噶爾卽奏爲書記賜中書銜以往乾隆初還京入軍機處累遷吏部郎中出爲直隸清河道十四年遂授直隸總督惜抱軒記

謹按方恪敏公父子皆名臣其初皆由樞曹起家後進仰之如山斗今　圓明園滿章京直房壁間有恪敏墨

蹟一紙閱八九十年尚珍護如新也　又按我　朝以
樞曹爲華選漢章京之以通才碩學爲近臣所薦引尤
屬省署殊榮其有世家貴冑紱冕相聯與夫初步郎曹
旋躋顯座者在滿章京中指不勝屈漢人則什伯之一
二矣綜核九十年中可數者如父子同入軍機則有蔣
炳子熊昌方觀承子維甸袁守侗子煦梁國治子承福
孫士毅子衡趙文哲子秉淵龔禔身子麗正兄弟同入
軍機則有劉秉恬弟秉憺陳輝祖弟繩祖金雲槐弟榜
洪朴弟梧盛惇崇弟惇大先爲章京後爲大臣者則袁

守侗孫士穀梁國治章煦皆洊陞卿貳出直復由部院大臣除授吳熊光戴衢亨盧蔭溥則以章京歷兼卿列以至大臣未嘗一日離直者也

程燾字九峯號雲軒乾隆戊午舉於鄉試補中書舍人派軍機處行走蜀有軍旅事公隨經略傅公往以功擢兵部武選司主事轉員外薦御史充方略館纂修官回部用兵以素嫻軍務授洮岷道歷升湖北巡撫左遷太僕寺卿再入軍機扈從木蘭得疾告歸 兩浙輶軒錄

程公以戊午舉人補中書軍機處行走遷武選司主事以

御史用出爲甘肅洮岷道奏毋老改江南驛鹽道歷官至陝西巡撫湖北翦辯獄起降江西布政使入京補太僕寺卿以病免公性樸直粤曳任氣有所懷雖權貴前必達其意任兵部事緊誤軍機處傫直之期傅忠勇公謂人曰九峰久不來想戀兵部耶如彼處樂可不必再來軍機公聞之怫然曰兵部軍機皆國家事相公不當分畛域之見程霖才拙僅能料簡一處無分身法卽遣人往軍機處取直宿行李忠勇公笑曰人言九峰戇九峰又戇耶然其言甚正曷爲我婉留之同事者再三云公始往公所任事專務

先雖從傅忠勇公平金川從大司馬舒公赫德觀兵滇黔再從陝甘總督黃公廷桂平定伊犂經由葉爾羌阿克蘇地方纚行沙度二萬餘里心計手畫不知渴饑諸大臣倚賴甚重而

上亦因是深知公 小倉山房文集

曹錫寶字鴻書乾隆六年順天舉人試中書在軍機裏行與同直武進莊培因齊名 松江府志

上海曹劍亭侍御由軍機章京觀察山右鐫級歸復在

四庫書館效力考證黃籤成議敘與王介子方伯皆以國

子司業候補未得缺遂官御史以劾和珅家人劉全見風節焉梧門詩話

諸重光以舉人考授中書直軍機受知於傅文忠時　王師進討伊犁繼平回部軍書旁午重光晝夜入直傳宣調發大臣倚若左右手兩浙輶軒錄

申君笏山以乾隆七年考授中書九年在軍機處行走歷官至副都御史仍直軍機處凡三十餘年中更戰金川討準夷平定回部軍書旁午日不暇給君帶星而入比夜而歸焉

聖主所深知宰臣所倚任與胡巡撫寶瑔蔣侍郎炳同至於奉
命起草每奏進必當
上意政事塡委手批口授皆能明晰曉暢洞中機要則二君或不逮焉 春融堂集

汪文端公於乾隆十一年以刑部尚書兼署都察院左都御史旋入直軍機處丁卯戊辰之間金川方用兵羽書旁午恭承
睿謨廣運燭照萬里之外指授方略日數千百言文端視

草援筆立就無不當
上意松泉文集
陸朗夫風儀秀整靜氣迎人在樞垣儤直至於日晡猶不退猝有急務立辦以故大學士傅文忠公屢薦公
上亦知公深凡
巡幸處俱令扈從小倉山房文集
王蘭泉先生以丁丑　召試中書協辦侍讀戊寅入直軍機房充通鑑輯覽纂修同文志纂修兼校經咒館戊子充續三通館纂修因兩淮鹽運使提引事發與趙君升之坐

言語不密罷職時緬甸未靖阿公桂爲定邊左副將軍知
先生學問請以從
詔許之辛卯阿公罷溫公福代之移師四川溫公復請以
行遂與趙君升之王君丹宸偕發永昌是年
賞給主事隨四川軍營辦事洊升至吏部郎中丙辰金川
蕩平凱旋五月初五日得
旨吏部郎中王昶久在軍營著有勞績著升授鴻臚寺卿
賞戴花翎在軍機處行走是時科甲出身
賜花翎者惟大學士金壇于公及先生而已己亥以都察

院左副都御史外用河南布政使戸部尚書梁公國治言
在軍機房久多聞舊事請留庚子隨扈
南巡差次授江西按察使丙午秋以雲南布政使入　覲
蒙
詢問歷來軍機密事及前于文襄公當國狀戊申調江西
布政使己酉春升刑部右侍郎 春融堂集
乾隆癸未余以內閣中書直軍機處時
法駕春則上
陵秋則　校獵無不橐筆以從而方恪敏公時爲直隸總

督首先迎
駕每 行在
召見畢輒與相見蓋公爲內閣前輩又直軍機最久爲余
平時所景慕其後十五六年又與公之子葆巖方伯先後
直軍機處乃得讀公薇香燕香兩集凡若干卷同上
乾隆庚辰會試未揭曉前一日鎮洋宮保畢公與同年諸
君重光童君鳳三皆以中書直軍機諸當西苑夜直日未
昃諸君忽語公曰今夕須湘衡代直公問故則曰余輩尚
善書儻獲雋可望前列須回寓偃息并候榜發耳湘衡書

法中下節中式詎有一甲望耶湘衡者公字也語竟二人者徑去不顧公不得已爲代直日晡忽陝甘總督黃廷桂奏摺發下則言新疆屯田專公無事熟讀之時新疆甫開上方欲興屯田及殿試發策新貢士節及之公經學屯田二策條對獨詳核遂由擬進第四人改第一諸君次之童君名第十一 更生齋文集

趙君升之兩放會試未得列館職而書局總裁歷舉公分修平定準噶爾回部方略通鑑輯覽一統志及未成之音韻述微鑑古輯覽熱河志諸書且俾總校均集日程課公

又以其間寅入酉出儤直草詔令賦詩談讌俱不廢或賣文以佐祿入所不逮去年　四庫全書館局開一時績學之士多入翰林賜進士其與公同獲罪者皆起而公積軍功稍遷遇變又不為同行者之苟免設公舉禮部必不直軍機不直軍機人知公學之博說之長而不知才之足倚以決事即一言不密又非出有意退而授徒著書亦足以開益於人而傳於後乃援薦援留輾轉再四至以身殉為可哀矣 白華文集

趙君升之以壬午　召試中書癸未充方略館纂修官甲

申直軍機房大學士劉文正公劉文定公今大學士于公皆嗟異其才戊子秋侍講學士紀公及中書徐步雲溲兩淮盧運使事君與飛牽連得罪會兵部尚書阿公桂以定邊右副將軍總督雲南貴州請以余兩人掌書記詔許之 春融堂集

孫文靖公雖風裁山峻而貞不絕俗受人諈諉必委曲爲謀刻意憐才雖一介之士輒與抗禮故事京師士大夫在軍機者例不見客不答拜獨公反其所爲與故舊周旋宴飲如平生歡 小倉山房文集

王日杏字丹宸癸酉舉人授內閣中書入直軍機處懋遷戸部郎中出守貴州大定府緣事鐫職復起爲刑部主事入直如故三十六年從西軍入川與趙文哲同在幕府軍潰格賊死之

贈光祿寺少卿 金川 瑣記

樞垣記略卷之二十七

樞垣記畧卷之二十八

雜記二

秦樹蕃君在軍機處行走嘗總辦方略一書方略者載西事始末自車楞烏巴什阿睦爾撒納款關以來至禽兎齊耆定伊犂爲正編其先後誅大小和卓木回部悉平經理西南屯田諸務爲續編中間歷時五年闢地二萬餘里端緒先千百事實人名累譯而後具館中用車載箱致君家册檔充尾莫能竟其首尾君早起坐書室夕燒膏以繼朋分孔決終始一貫午食列盤飧或不暇啜寒則以火酒數

杯自溫比竟茫如也書成久之而君之精殆銷亡於此矣書旣上同修者皆得優敘而君名已卒不與館中諸公議欲如故侍讀楊公述曾贈銜例爲之請已而未果此亦君之命也夫 朱笥河文集

趙生雲崧官中書舍人入直樞要詔命奏劄援筆立就無不中窾會余深倚其佽助然生不自以爲能退直之暇益沈思旁訊以古作者自期 松泉文集

辛巳殿試閱卷大臣劉文正公劉文定公皆軍機大臣也是科會試前有軍機處行走之御史眭朝棟上一封事請

複試迴避卷
上意其子弟中有會試者慮已入分校即應迴避故預爲
此奏乃
特點朝棟爲同考官而令於入闈時各自書應迴避之親
族列單進呈則眭別無子弟而總裁劉文正于文襄應迴
避者甚多時
上方南巡啟蹕時曾密諭劉于二公留京主會試疑語泄
而眭爲二公地也遂下刑部治罪部引結交近侍例坐以
大辟於是軍機大臣及司員爲一時所指摘且隔歲庚辰

狀元畢秋帆榜眼諸桐嶼皆軍機中書故蜚語上聞有歷科鼎甲皆爲軍機所佔之說及會試榜發而余又以軍機中書得雋傅文忠爲余危之語余不必更望大魁而余以生平所志在此私心終不能已適兩劉公又作閱卷大臣慮其以避嫌擯也乃變易書法作歐陽率更體兩劉公初不知已列之高等及將定進呈十卷文定公慮余卷八一甲又或啟形跡之疑及遍檢諸卷意必得余卷當十名外彼此俱可無累及檢一卷獨九圈當以第一進呈文定公細檢疑是余文正公覆閱笑曰趙雲崧字跡雖燒灰亦可

認此必非也文定又謂遍閱二百七卷無趙雲崧書則必變體矣文正又覆閱謂雲崧文素跅弛不羈亦不能如此謹嚴而文定終以爲疑恐又成軍機結交之局兆將軍惠時方奏凱歸亦派入閱卷自陳不習漢文

上諭以諸臣各有圈點爲記但圈多者即佳兆公果用數圈法而惟余卷九圈餘或八或五遂以第一進呈

上是日閱十卷幾二十刻見拙卷係江南人第二胡高望浙江人且皆內閣中書而第三卷王杰則陝西籍因問本朝陝西曾有狀元否皆對云未有遂以王卷與翼互

易焉傳臚之日一甲三人例出班跪余獨挂數珠
上陛坐遙見之後以問傅文忠文忠以軍機中書例帶數
珠對且言昔汪由敦應奉文字皆其所擬
上心識之明日
諭諸大臣曰趙翼文自佳然江浙多狀元無足異陝西則
本朝尚未有今當西師大凱之後王杰卷已至第三即與
一狀元亦不爲過也 簷曝雜記

余直軍機時直舍即在軍機大臣直廬之西僅屋一間半
又逼近　隆宗門之牆故窄且暗後遷於對面北向之屋

凡五間與滿洲司員同直則余已改官不復入直矣扈從木蘭時戎帳中無几案率伏地起草或以奏事黃匣作書案而懸腕書之夜無燈檠惟以鐵絲燈籠作座置燈其上映以作字偶縈拂輒蠟淚汙滿身非特戎帳中為然木蘭外有 行宮處直房亦如此惟多一木榻耳余歸田後值歲庚子

上南巡余恭迎於宿遷見 行宮之軍機房明窗淨几華裀繡毯當筆者倚隱囊敧而坐頗顧盼自雄余不覺爽然失也 同上

傅文忠公不談時文而極愛才余直軍機時最貧一貂帽已三載毛皆拳縮如蝟一日黎明公在 隆宗門外小直房獨呼余至探懷中五十金授余囑易新帽過年時已殘臘卒歲資正缺五十金遂以應用明日入直依然舊帽也公一笑不復言嗚乎此意尤可感已 同上

陳雲根侍御名朝礎爲德泉京兆哲嗣擩染家學熟諳掌故以內閣侍讀兼軍機行走臨事敏決爲宰臣所倚重吾閩八十餘年來京宦之直樞廷者自青圃通政而後雲根一人而已 釣遊薇話

乾隆二十七年
天子巡幸江南嚴道甫侍讀以獻賦授內閣中書初任後
即奏充方略館纂修官以書局在　內廷許懸數珠中書
在書局得懸數珠自此始也潛研堂文集
嚴道甫在軍機時嘗扈從木蘭大雪中失櫜駝並所裝物
求之不獲越一日一人牽櫜駝而至且謝罪乃故軍機蘇
拉緣事遣配者問何以知爲吾物曰軍機官披羊裘者獨
公一人今篋無他裘非公而誰問既竊何以復還曰恐公
寒耳勞以錢而遣之同上

上嘗問傅文忠公軍機章京可用者傅公對曰人才可用
者多若有守有爲可繼胡寶瑔者嚴長明一人耳長明內
直日久諳悉典故尤務持平允雲南糧儲道羅長浩虧銅
廠銀萬一千兩又分賠屬員汪大鏞銀一千兩有
旨加罰十倍逾限卽正法羅已納十有一萬矣仍有分賠
銀六萬未完而限垂滿呈乞展限
詔下軍機大臣與刑部查辦時劉文正公掌刑部方主會
試入闈諸公相視莫能決適有　行在宣諭軍機大臣事
長明卽詣貢院撾鼓求見因從容曰羅覲察之限已迫倘

公出闈已無及矣其所欠者分賠屬員之項昨見吏部檔汪大鏞赴補直隸屬員既邀寬釋且得官而上司乃坐極刑可乎卽於袖中出請寬限稿求畫押劉公義而許之長明出以示諸公列銜會奏果奉

俞旨令汪大鏞分繳欠項而羅得出獄同上

嚴道甫在軍機凡七年通古今多智又工于奏牘諸城劉文正公最奇其才大金川之爲逆也大學士温敏往督師欲君從行君固辭退有咎君奈何違宰相意者君曰是將敗沒吾若何從之人頗甚君言既而温公卒致軍潰以死

隨往者皆盡 惜抱軒集

嚴東有直軍機鳴鞭珥筆時扈 屬車然荷衣蕙帶輒志江湖晉侍讀後即以病歸 湖海詩話

馮君星實之直軍機也機禁重臣倚君爲重有大獄必委君方臨淸王倫之亂其黨有梵和尚者既就訊刑部將悉逮寺僧梵又妄稱倫黨數千具有書册將並治之君以連染衆持不可事遂寢其誣枉者皆得釋蓋君於事務持大體如此 小峴山人文集

三十年

南巡周君青原　召試一等

賜舉人授中書旋入軍機處辦事一夕內直

上偶問得君名歎曰此吾南巡時所得江南才子也時大臣無不欽重君者君兩會試未第倏註吏議年纔逾三十耳當君之得過以人有來探事者君對不知後其人得罪引君及同直軍機者實皆未泄密也吏有與軍機官相惡者即以不嚴斥探者傅重比鐫級其後與君同罪者復進用至卿貳而君獨遠跡都門身一見枉終放廢以至於老天下惜之　惜抱軒集

章公二梧於乾隆三十四年經傳文忠公選入軍機處行走公固書生而軍機司員常槖筆扈從每遇六飛巡幸公據鞍馳驟如所素習委任叢雜未嘗遺忘嘗充方略館纂修兼提調各館纂修專任一書獨方略館以樞臣總領於事無所不當問館書無不彙集而提調專司出入稽考勤惰公尤平允冠其先後切問齋集

阮吾山侍郎博聞强識嘗直機廷故於朝章國典尤所熟洽著茶餘客話十六卷戴蔗塘太常刻其半人多以未見全帙爲憾也梧門詩話

孫君永淸以乾隆己丑會試取授內閣中書舍人旋入直
軍機房撰擬悉當大學士劉文正公于文襄公倚若左右
手三十八年遷內閣侍讀
鑾輅時巡恆在扈從常以要事騎而馳
上遙識之曰此軍機處孫某也馳驟若是孰謂南人止能
坐船耶四十四年擢御史明年遂晉右副都御史八月授
貴州布政使不次之擢蓋異數也方予自四川歸以鴻臚
寺卿與君同直軍機又四年予由副都御史按察江西君
實補其缺故予二人相得爲最深云 [舂融堂集]

陸君耳山以壬午　召試中書充方略館纂修官時方奉
勅修通鑑綱目輯覽君編撰以進當
上意遂直軍機處 同上
上海陸君錫熊爲文不假思索在軍機時適用兵金川夜
半嘗傳
旨七道援筆立成擬進無一字易
孝聖憲皇后賓天凡大祭殷奠上
尊謚與禮儀重應奉文字無敢屬筆者于文襄特舉以屬
之 松江府志

公以丁亥三月選入軍機處襆被直宿經旬不歸每遇

國家行慶大典禮制詔所宣皆出公手嘗蒙

恩賜

硃批上諭全部以微臣而沾重賚蓋異數也以陞宗人府

主事引

見

上命前跪劉文正公曰此人學問甚優會四庫館開以薦

司總纂校錄而兼內直日無暇晷癸巳八月得

旨改翰林院侍讀即援例辭軍機諸同事皆欲攀留劉文

正公曰翰林職在文章陸君雖去此其倚藉正不少也 陸錫熊翊憲行述

毛羅照官舍人時喜爲人作畫畫尾綴以小詩頗具風格後直軍機處簪筆趨公不受促迫矣 梧門詩話

謹按今　圓明園軍機堂之西軒壁粘山水畫幅巨紙卽羅照舍人筆也

張君訒軒之成進士也其文稍異於時磨勘幾被黜金壇于文襄公獨才君薦爲明紀綱目纂修官書成授中書在軍機處行走 小峴山人文集

楊荔裳於乾隆四十五年　召試金陵行在

賜舉人授內閣中書閱數年入直軍機處會廓爾喀酋長侵犯西藏福嘉勇公爲大將軍奏以荔裳從行廓爾喀距碉門萬八千里荔裳以書生從事自星宿海而外所懸厓絕壑險阻非人境層冰山積人馬驚墜而荔裳枕戈浙劍著紙若飛旣成事撰文紀功勒石而還

賜花翎除侍讀再擢而至甘肅布政使 同上

相傳洪素人在軍機時某相國問曰汝向人說我剛愎自用有之乎曰然相國怒曰汝是我門生乃謗我乎謝曰老

師只有一愎字何曾有剛字門生因師生之誼故妄加一剛字耳梧門詩話

陸伯焜少以詞賦稱及入軍機留意朝章典故金壇于文襄倚重之松江府志

婺源王景南通副居官恪敬吏事在中書嘗直軍機處在刑部嘗總辦秋審處皆躬任勞苦不急求人知所建議皆當理惜抱軒集

程維岳字愛廬由中書歷御史行走軍機十餘年爲阿文成公所倚重充　萬壽盛典館提調兼方略館總纂　盛

京通志遼金元史 南巡盛典薩拉爾臺灣巴勒布等紀略皆與編纂事 松江府志

愛廬少承香樹先生指授以詩文負異齊偶珥筆機廷奏進文字多其撰擬 梧門詩話

胡君時顯以軍功得官雖歷九卿侍從未嘗一日得立於朝方其以主事入直軍機也純皇帝悉君才行大用矣忽以言語忤要人卽日斥出要人所以扼君者不遺餘力而君之所以抗要人者亦幾不留餘地焉卒至不安於位東西走軍營而其以公事抗貝

子抗經略者復如故亦可謂百折不變者矣

昆明錢南園先生爲御史時參奏山左撫臣國泰驕縱無度病國殃民

高廟命偕大臣往訊得實遂以敢言擢通政司參議洊升至通政使司副使督學湖南曾湖南童生有匿喪應考者又有首告違礙書籍者爲巡撫浦霖所劾部議甚嚴

上宥之以主事用旋補員外郎數日復授湖廣道御史時大學士和珅方用事在軍機不與諸大臣同處辦事當時無敢言者先生獨具奏摺數百言請

敕軍機大臣進止仍循舊章
上覽奏切責諸大臣謂所奏甚是即命在軍機處行走和珅甚怒故以艱巨試之皆迎刃而解益爲和珅所忌是年九月以疾卒論者惜之余在史館撰和珅傳欲將此疏序入徧繙紅本不得移牒於內閣軍機處索之仍不得蓋和珅用事時早滅其跡矣茲於陳孝廉履和處得之因亟采入焉 滇南采風錄

錢君南園始以御史奏山東巡撫國泰穢亂
高廟命和珅偕君往治之君在道衣敝和珅持衣請君易

君卒辭和珅知君不可私干故治獄無敢傾陂得伸國法其後君擢至通政使司副使督學湖南時和珅已大貴媒蘖其短不得乃以湖北鹽政有失鐫君級君旋遭艱歸服終補部曹

高廟知君直更擢爲御史使直軍機處君復奏和珅及軍機大臣常不在直之咎有

詔飭責謂君言當和珅益嗛君而

高廟知君賢不可譖則凡軍機勞苦事多以委君君家貧衣裘薄嘗夜入暮出積勞成疾以殞方

天子仁明綱紀猶在大臣雖有所怨惡不能逐去第勞辱之而已而君遭其困顧不獲遷延數寒暑留其身以待公論大明之日俾　國得盡其才用士得盡瞻君子之有爲也悲夫（惜抱軒集）

余同年友陽湖蔣君熊昌字澄川以才雋仕爲戸部郎直軍機處出守潁州府凡八年有政績以事被議歸里卽不復出（同上）

青城山人於四十二年正月入軍機處行走七月充平定兩金川方略館纂修官除日

賜御書福字及麅鹿風羊野雞冰魚諸物四十三年五月

閣臣以公勤愼奏聞奉

旨關槐賞令卽補實缺不必挨次以示鼓勵因補內閣撰

文中書七月扈從　興京塗次撰擬祭北海神文畫雲壑

松崖畫卷進呈蒙

加獎賜內務府五色文錦一疋內廷染翰供職自此始次

黃旗堡又

命畫北鎮醫無閭山等圖嗣後　懋勤殿交辦書畫之件

無間抵　盛京與吳公熊光同奉

旨恭查　歷朝法物及徵明時弓矢甲胄之屬旋充　大
清一統志纂修　盛京通志纂修四十四年秋隨扈　木
蘭入崖口遇雨山水陡發供帳不至經危嶺峻谷下臨寨
河公單騎夜行有獸竄林麓出馬驚逸遂溺於河賴一蒙
古卒吏入水援之四十五年
南巡駐蹕江南靈巖山
命寫竹爐山房圖時山人以就禮部試留京
旨下左右以未經扈從對因寄寫焉太常卿劉公謹之有
紀事一絕云窈窕靈巖展畫圖青旗翠輦麗仙都侍臣合

有丹青筆好向山房寫竹爐及榜發中式額駙福公隆安

又爲奏聞青城山人集

霜林秋色圖縱七尺橫二尺二寸設色畫層巒疊翠萬樹

丹黃

御製詩注云關槐任中書時在軍機處司員行走曾扈蹕

木蘭目所親見故能繪其景凡題款九十七字詩載

御製詩五集同上

乾隆丙午公以戸部山東司主事隨章佳文成公讞浙閩

獄文成公留意人才虛中好士遂陰識公及還京適機廷

之人特舉人直公力辭不獲而後應機廷會同刑部讞獄輒以相委歲無虛月癸丑擢浙江道監察御史向例軍機司員入蘭臺不供御史本職公請都察院事仍聽輪派焉雅好制藝文字通籍後猶時時爲之暴直 圓明園四日始得休沐就正之文積案頭雖應酬雜遝筆札紛煩必先改定畢然後他及或以爲何太自苦則曰此吾數日來片刻樂境何云苦耶管世銘侍御行述

乾隆末年阿文成公與和珅不相能凡朝夕同直軍機必離立十數步外和珅亦知公意故就公語公亦泛答之然

未嘗移立一步公嘗臥直廬軍機章京管世銘入省之公素所厚也忽呼語曰我年八十可死位將相恩遇無比可死子孫皆已佐部務無所不足可死所忍死以待者實欲俟犬馬之意得一上達死乃不恨然竟不果更生齋文集

蘊山以經師爲詩人晚直機廷公卿謝表多倩爲之典贍明達一時無兩梧門詩話

汪容甫云賓谷轉運早列詞館洊更華省入直樞地出掌外臺精力絶人五官並用晝理簡牘夕誦文史部分如流

觴詠多暇綽乎神仙中人也朋舊詩錄

褒可亭公弱冠受仕入直　內廷舊聞前典博覽强識詞頭宣底手筆允副躬膺

知遇鉅艱重任敭歷中外終始如一褒行簡郁宜室詩集序

嘉慶十有六年方葆巖尚書自總督浙閩告歸奉母吳太夫人養痾於江南之里第夏四月有

詔召入爲軍機大臣於是奏以臣之母不能須臾離臣臣又不能奉老年病軀之母疲曳就道懇辭

新命

上聞憫而命可乃輟召而加賜珍物以助其孝養之忱焉

惜抱軒集

方勤襄公始生時恪敏公正總制畿輔彌月之辰恪敏適

扈從 行在面陳後復攜抱入 覲 賞賚駢蕃及勤襄

旣長

賜官中書所聘雲南裴撫軍女尚未娶會引

見蒙

垂詢命金壇于相國傳示裴中丞甫畢姻焉旋以歸滇

南又有

旨下直隸制軍沿途促返

殊恩寵眷亙古所稀勤襄於庚子會闈中式榜發適病明

年辛丑　殿試成進士改吏部充軍機章京遷轉臺諫洊

陟副憲

特差巡按長蘆鹽政迴非常例後歷撫陝西晉督閩浙以

太夫人年逾八旬陳情養親回籍未幾

召爲軍機大臣

溫綸婉摯至渥極隆勤襄復以母病懇辭母終遂以哀毀

卒於家　桐城科名錄

謹按方勤襄行狀云年十八入京

賜舉人內閣中書軍機處行走又五年成進士是勤襄先以內閣中書入直而此敘於成進士之後充章京殊未核也

自雍正閒以軍機處領政事常置重臣其下以內閣中書舍人入中給事由舍人入者後雖累遷或至二三品不出於今六七十年頗參擇他曹矣要惟舍人爲本初於京朝官最名華要非通敏乘時才略之士無由以入其人而自軍機來者處士大夫閒往往衣冠笑語望而可識惟余與

秦君小峴交八九年彌久而未始覺其身之在樞要也 淵雅堂文集

小峴工古文辭曾直樞庭喜考核中朝掌故有所得輒筆之於書政暇丹鉛著錄手不停披蓋學者也 梧門詩話

沈舫西名琨字兼山由京畿道御史出守泰安閱三年引疾歸其爲中書舍人與余同直軍機以 京察上考例選佛山同知心弗願也會奉諱歸服闋仍供職內廷洊擢御史復與余同官余南還而君任外郡不得見者數年君歸後往來吳越間則吾兩人皆已老矣 馮培撰傳

公初直軍機處以京察授廣東同知旋以憂歸服闋入都阿文成公王文端公交章保留仍直軍機先後簪筆樞垣幾二十年每歲灤河淀津盤山　盛京五臺　時巡諸大典咸得扈從凡有視草數千言倚馬立就公餘不廢吟詠唱酬之外每恭逢　恩賚及身歷名勝諸區必以詩紀其盛焉沈太守行述

余直南齋時秦小峴錢裴山二君每五鼓在禁中削稾筆相見其時小峴裴山皆直軍機處也及余視學來浙適小峴觀察杭嘉湖裴山亦在杭州嘗以雨後招遊西湖余有

句云共舒中禁燈前目求看西湖雨後山定香亭筆談

童尊君文筆華贍肄業成均時余即以璠璵之器目之特行文矜重　廷試交卷過遲違例未與鼎甲世論惜之旋選入機廷亦足展其所學矣梧門詩話

樞垣記略卷之二十八